

加藤貞泰作加藤直泰蓋多誤今松藩略譜改之
號長壽院父曰畠山賴國為三好氏所攻自內
未奔義久待之以置後嗣使二子為僧盛淳賴國
亡諸回勤行不冝年歸慶島義久參與軍國為
歷諸回勤行不冝年歸慶島義久參與軍國為
主為人辯捷有氣節義僧後義久參與軍國為
人多曰諸事不決向義僧後義久參與軍國為
阿多氏為將決向義僧後義久參與軍國為
淳乃馳如大垣謁弘日既而西軍大敗弘馳
軍敗義弘以殘兵立弘退東追弘數十騎決鬪
死盛淳諫久之嘉盛淳節義命其子忠榮孫父祿
是惟新與數十騎踰嶺間道歷伊勢伊賀至伏見
毛利輝元在大阪惟新使人謂曰關原事雖不成

公与我合力守城猶足以有為公豈有意乎輝元
不應惟新怒曰怯夫不足與謀至大阪奪毛利氏
船歸薩摩慶長軍記記惟新夫人在大阪某伊集
院在京都川助兵衛以計脫之以船三艘護夫人
泊周防海上夜半東風潮揭燈一艘先發夫人及
左京助兵衛後時黑田孝高置成船富來浦以
檢注來左京助兵衛望見成船篝火認為前船燈
距富來一里天向曉覺之遽轉柁走成船怪之來
迫炭鏡左京助兵衛乞降不聽二人自度不脫相

謂曰決死一戰不克則勸夫人自殺吾輩殉之耳
乃分二艘為左右連發鳥銃成船八艘分攻左右
我兵拒戰勝敗未決會成船火蓬投之左右船一
時悉燒舟中婦女悲泣天人端坐焚死左京助兵
衛力戰死之餘眾燒溺至脫者唯舟師十三人婦
女八人被俘孝高使人護送薩摩成績黑田家譜
至大阪取其質命伊集院左京右助兵衛護婦
諸船認從之泊島尻夜半被劫齊拈一燈路左京
等誤認哨船篝火以為牙船也從之天向曉覺之
大驚拒戰左京助兵衛皆被創死者三百人
既而我兵未救敵乃解去與本書不合又按常山

紀談大預賈人有左道者嘗往來薩廣受惟新眷
顧是役預船同曰主公道使詐曰昨戰死人
諸道泣曰僕同閑原敗日使公今已矣將投
左道者慮止之告以實惟新雖至左道子任島
惟新使于船腹載酒樽從如薩廣後左道子任島
氏云未備考先是加藤清正應東軍攻宇土悉下
否書以備考先是加藤清正應東軍攻宇土悉下
小西氏城邑龍伯叟兵援小西氏攻佐敷清正既
拔宇土與黑田氏合兵臨薩摩龍伯同閑原敗不
敢與清正高抗因福島正則謝罪曰近日之事舍
弟義弘亦為義久非敢百戰今既囚義弘謹歿罪
於是 東照公令清正孝高拜兵龍伯欲如大

龍雲本新納
氏日向大慈

阪面謝百疾使其臣錦田政近請哀七年四月得
釋盡賜其舊封於龍伯、大喜以忠恒為副將
如大阪謝恩會伊集院久直復叛不果十二月忠
恒如伏見謁 公十一年九月忠恒謁 公於
伏見城 公賜其偏名更名家久藩 齋初永亨
中足利義教賜琉球於忠國世未貢方貴久時
國內多難絕使聘天正中遣使來貢通互市自
朝鮮之役作不復通家久欲復琉球請之 公
許之成續 傳記 於是家久遣僧龍雲於琉球責其

寺主

權左衛門久
高高
太郎左衛門
增宗

來貢國王尚寧不從命琉球有三司官世祿重臣
更任其職適其官缺奉倭臣邪那者補之邪那見
我使輕蔑之龍雲復命具當其所過山川地形獻
之恭取 傳記 十四年家久命梓山久高為將平
田增宗為副以証琉球以龍雲參軍事兵總八千
久高既受命士卒以其主重望意輕之及軍發新
納一氏送久高張帳置酒衆皆會一氏推久高上
坐曰今日之事卿代主公任重職不得不然由是
士卒服久高家久出屯山川為策應三月久高攻

破大島及德島鬼界永良部諸島四月至運天時
尚寧城那霸洪張鐵鑼於洪中屯精兵以拒守久
高乃從運天陸行擊破諸城過那霸洪後直逼都
城敵專備那霸洪而都城兵寡不敢邀拒我兵一
鼓拔城擒尚寧斬獲數百級三司官以下悉降久
高嚴禁鹵掠五月收兵以尚寧歸薩摩家久馳使
告駿府及江戶幕議以琉球賜家久自是琉球世
為我屬國舊傳記本書梓山久高將三千人今從
田太即左衛門為副率兵八千餘艘為將平後
抵德島琉球王尚寧以兵千人拒之於日本山

在我日本界距王都百里久高擊破之斬首三百
餘級琉球兵潰走島民悉降四月朔我軍至那霸
津餘與本書略同逆史外史並云以新納一氏為
將其記戰亦與本書大異蓋琉球正伐記致誤
十五年八月家久率中山王尚寧謁東照公
於駿府遂如江戶謁台德公十六年十二月龍
伯堯年七十八諸藩譜按舊傳記龍伯堯作十六年正月龍伯堯屬意
治道務節儉國分城門茅茨廢垣有司請曰城門
甚陋不可以視外賓請易茅以板龍伯曰他邦未
者其人賢乎則屬意民俗城門雖美民窮俗敝則
知其政不治海等患民之不富勿患城門之陋傳

記惟新嘗謂龍伯曰、天下偃武、廢士漸趨怠惰、犯
法令、請用威刑以檢不恪、龍伯曰、下之所以犯法
者、由不知禮義、上教之以義、率之以禮、則下有耻
且格、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威刑、安得淳風化致
休和哉、惟新愧服、怒之美大坂之役、家久以海路
不穩不出兵、事平、率其妻子徙之江戶、鎮西諸侯
質妻子於江戶、始於家久、元和三年七月、家久
進參議、五年七月、惟新卒、八年十月、藩翰惟新自
奉甚儉、冬月不襲衣、其在朝鮮、方冬、營中設一長

爐、与士卒俱伸兩脚圍之、同卧起飲食、加藤清正
聞之歎曰、兵庫頭得士心、其強盛不亦宜乎、曰傳記
寬永三年八月、家久累進、從三位權中納言、十五
年二月、薨、年六十、子光久嗣、藩翰
岡田偁曰、島津氏以源氏之裔、世有薩摩、至龍伯、
威武大振、盡并九州、而惟新家久、皆雄悍善戰、所
向莫不摧破、及与豐臣氏接兵、始取挫衄、然竟不
失其舊封也、或曰、島津北條皆拒豐臣氏命、而北
條氏不免、島津氏獨得自全、何也、曰、二氏之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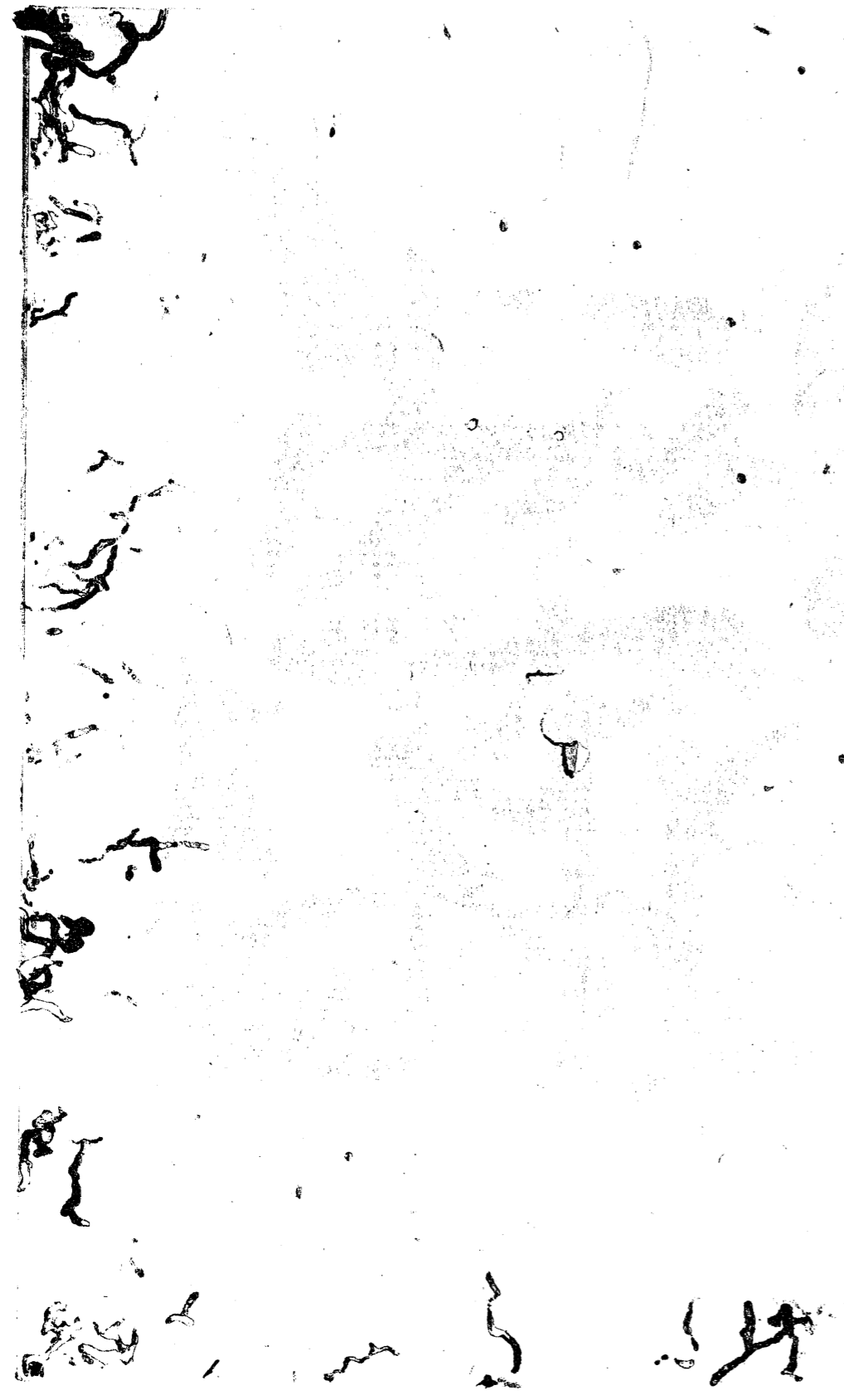
有輕重也、其所以除彼存此者、蓋以其地形異狀、
古稱關東八州、可以敵天下、何源氏北條氏、至足
利氏、皆據關東、以興焉、早雲以不世出之雄、開基
於伊豆、子孫相續、遂并八州、五世養兵、據形勝之
地、又與東照公連姻、他日或一勦足、則天下之
事不可測、此豐臣氏所以深忌北條氏而徐之也、
龍伯兄弟善用兵、非氏政父子所及也、然其所據
遠在西陲、殆如外國、歷鎌倉室町變故、多有窺其
國者、其地形險狹、不如八州沃野千里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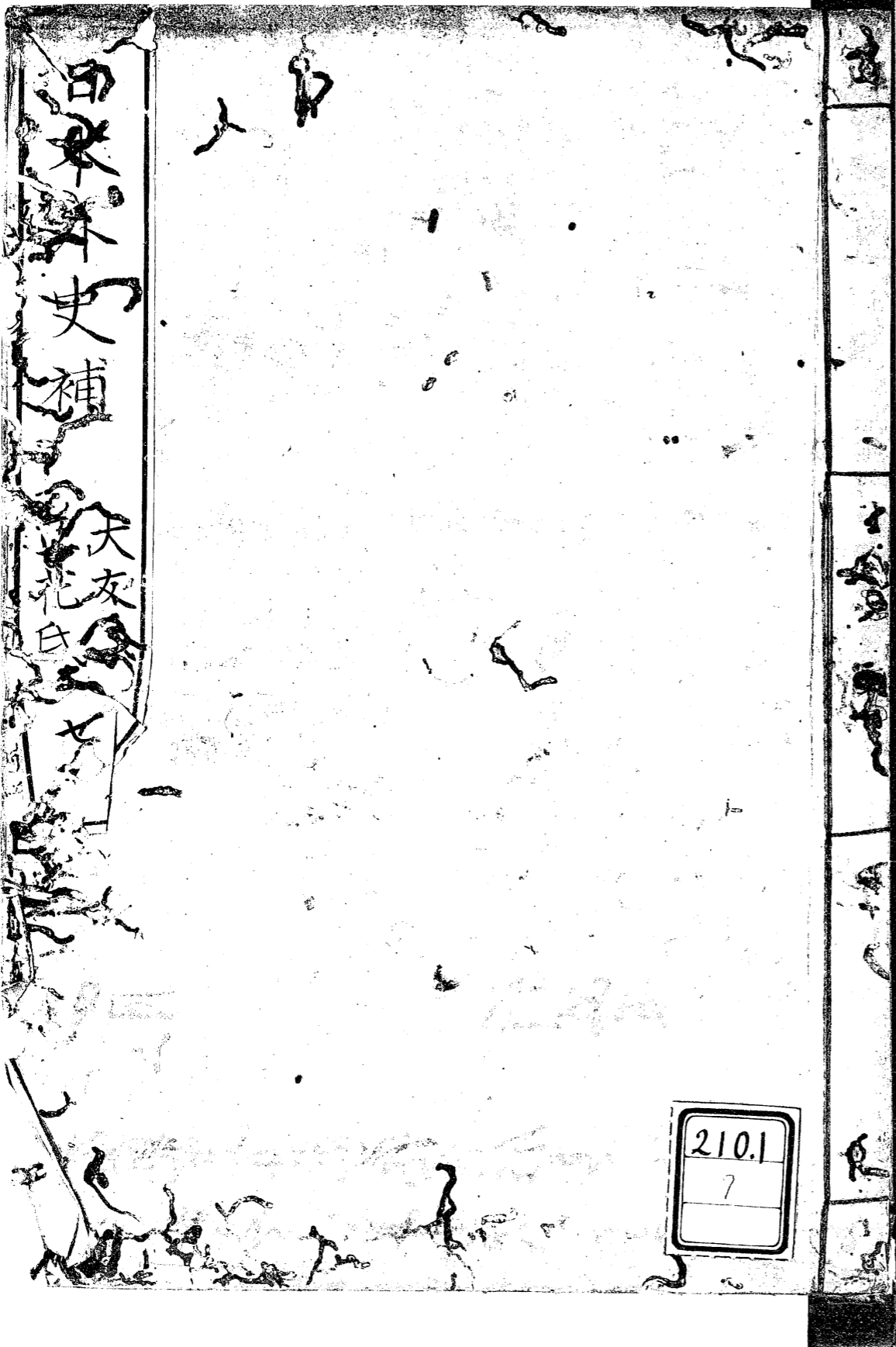
島津氏雖并九州、然得之日淺、兵非故附者、又至
強援之可忌、所以得自全也、且秀吉意已在除北
條氏、則雖欲復除島津氏、亦時勢有不可者焉、何
者、創業之君、討反控服、務存大體、使其得自新、故
費力少而收功多、若夫欲盡鋤天下故國、則人、
自知不免、出死力拒之、招危亡之道也、則其於島
津氏、吾未知成敗如何也、故曰、時勢有不可也、余
嘗論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見龍伯
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略戰攻之然、多可稱道、而

210.1
6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最功於天下者、河征韓新寨之捷、當是之時、主汲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如臨薄冰、向使惟新、主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蹙我後、十萬軍卒、為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侯伯抗東師、貶遷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然雄峙於鎮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





日本書紀補

天友
花白
七

210.1
7



大友氏附立花氏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大友氏附立花氏



大友氏出於左近將監源能直右大將源賴朝幸

大友經家女有身賜之藤原親範生能直冒外祖

姓稱大友大日本史按藩翰譜大友經家作大友經宗大友記藤原親範作大友親義

能直幼字市法師賴朝嘗詣指根親範攜市法師

謁賴朝自是市法師常侍賴朝建久四年從獵富

士野會曾我祐成與弟時致夜殺工藤祐經以復

父讐營中大擾賴朝探甲欲親出拒市法師年甫

經家女利根局

藤北屬大野
郡
府內屬大分

十一、牽袂諫曰、闇夜小側、不足親勞、君非征夷
大將軍邪、何不自重、賴朝大奇之、後以功為左近將

監豐後、豐前守護、名能直、治于藤北、後從居府內、大友記治

于藤北、大友第譜能直、立世孫、曰貞宗、為左近將、監左衛

門尉、兼近江守、元弘中、後醍醐天皇、在船

上、貞宗、菊池武時、少貳貞經、謀勤王、既而與貞

經俱歿、應足利尊氏、攻菊池氏、尊氏之走、筑紫、菊

池武俊、迎戰、多良濱、貞宗從尊氏、弟直義、擊敗

之、及尊氏再向京師、貞宗復從直義、攻拔福山、進

戰湊川、敗楠正成、尋與諸將拒新田義貞於東寺、

卻之、貞宗生六子、貞順、貞載、宗匡、氏恭、氏行、氏時、

貞載為結城親光所殺、尊氏命氏恭、兼貞載、後氏

恭、子以弟氏時為嗣、大友本史氏時子親世、為修理

權大夫、幼有異質、及壯、豪邁、屢與菊池武敏政戰、不

利、議和、及武政死、親世攻武政子武朝、不利、請援

於足利氏、足利氏使大內義弘赴援、自肥前進、親

世踰阿蘇、入益城郡、與義弘俱東、曉霧襲武朝、於

託摩原、大敗、武朝既勝、而意驕、親世謂我當以計